

祭祀

“今晚的祭祀活动不得有误，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”飘舞的篝火翻飞，妖孽的火光倒映在老村长浑浊的眼眸中，红与黑，光与暗交织。

高耸的祠堂，古旧的藤椅，陈年的村落。月光下，是乌泱泱的人群，是守了一辈子规矩的老村长。

“献祭一位十八岁的少女给山神，以此庇佑来年村子得以避离战火”这是数百年来村子所流传的传说与祭祀。岁岁年年，时过境迁，亦是如此。说来也巧，这传说似真是在冥冥中庇护了村子千年。千年时光的世外桃源，永是一片宁静祥和的模样，也是和平年间村落祠堂中埋葬的森森白骨。

底下的村里熙熙攘攘的聒噪着。这份育自千年的安宁祥和似是将他们骨子里所牢记的果敢，热血蚕食的一干二净。如今的国土遭侵，满目苍夷，全村上下竟无一人甘愿离乡抗战，宁以此法苟活于世。

“铛铛铛”老村长的烟斗习惯性的磕在祠堂外的那块青石板砖上，里头里闪烁的星火胜过黑夜里的繁星，短暂，夺目。

“噫——”是午时的钟声敲响，那杆承载了数十年光景的烟枪，终是在岁月的摧残下发出一声悲鸣的叹息，折了。

“最后一个时辰，”老村长浑浊的烟腔像是丧钟般回荡在每个符合祭祀条件的少女头上。月食在消散……不安在人群中急剧的扩散着。

“老张，赶紧把你女儿交出来，别误了时辰”

“田老头，你女儿今年不也刚好十八”

“妈的，谁敢动老子闺女，我弄死谁……”

“赶紧的吧，不然山神老爷怕是要生气了……”

老村长半眯着双眼，任由底下村民的争吵。自打他记事以来，这一年一次的祭祀就成了村子所代代守护的原则。古籍上所言：规则易改，原则，不可改。

他亲手送过无数少女给那他也不知是否存在的山神老爷。“一切都是为了村子，死后的百般罪孽，老朽甘愿一人背负”他总是这样告诉自己，日日夜夜。

村长迷迷糊糊的睡着，台下的争吵还在继续…

台下细心的孩童发现村长大人好像是被梦魇困住了。满脸的苍夷拧在一处，枯黄的唇齿间传出几个模糊的音节，好像在念叨着“闺女……”孩童转念一想，村长大人都尚未成婚，何来的儿女一说。没准是自己看岔了呢，孩童转念就将之抛之脑后，与同伴玩耍去了。什么祭祀大典，那都是长大以后的事情了。

“我记得前不久村子里来了个外乡人…”

“那姑娘说是来探亲的，看起来合着是有18了”

“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”

“可这……”

“唉，这边走”

炙热的篝火在火场中肆意张扬，雄浑的古老歌谣，月食下黑暗中若隐若现的诡异舞曲。佩戴面具的祭品在祭台上沉睡，昏睡面庞边符文镌刻的匕首倒映着那可悲的清澈年少。

一舞毕，祭祀启

老村长戴着古老的面具，满是老茧的手轻轻揭开少女的外衣，摸索着心脏的位置。心脏依旧震荡，一下一下，她心脏跳动的声音就像是沉重的鼓点，激起村长一席腑腔热辣。

村长手中的匕首掺着寒光，停滞在半空中…

“天狗食月”已至末梢

月光倒映在猩红的面具下。

短短几秒，确有几个世纪的漫长……

在一片屏息凝神中，老村长的匕首还是落了下去。伴随着匕首刺破肌肤，在心脏处停留。是钢铁扎入血肉的沉闷，是痛苦的叹息和无人知晓的哽咽……今年的祭祀，圆满，结束。

第二天，村长被人发现自缢在家中，投身于井，在黑暗中孤独的了然而世。

你说，老村长守了一辈子的规矩，临终前却未曾立下下一任村长，下一位祭祀的主持，这是坏了规矩的。

村里人也是很多年后才知晓，那晚的祭品其实是私自回乡探亲的老村长的私生女。

不过，今年的祭品已经献给山神了。来年的福祸交给来年，起码今年，平安依旧。